

再造共和
新文牘

康梁
諸大名傑之文錄



中華民國五年六月出版

再造共和新文牘

每冊定價洋五角



編輯者 志恢
印刷所 著易堂

棋盤街

中華圖書館
埽葉山房

代發行所 二馬路 千頃堂

四馬路

啟新書局
國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二馬路大有里 崇義書莊

新嘉坡大馬路九十四號 萬豐書莊

850
4009
再造共和新文牘序

吾欲問天。中國爲什麼而欲共和。爲什麼而共和之成功。若是之速。法之共和也。革命凡三次。美之共和也。革命歷九載。餘如俄之虛無黨。二十年來。雖波譎雲詭。於其間而迄未有以成功。惟我中國武漢一呼。各省響應。未幾清廷倒。民國成。龐然以共和自居矣。嗚呼。何其速且易哉。唯其速且易也。夫己氏未受如何之痛苦。於是操縱羣雄野心勃勃。此國體問題所以起。而陳橋故事所以演也。雖然。西哲有言。國民恒立於所欲立之地位。欲專制則專制。欲共和則共和。斯言也。足以發我國民之深省。蓋自人類蔓生於大地。以精神生活之所需。而國家組織於以成。以強制執行之必要。而政治作用於以起。故國家政治奚若。當以國民多數之意向爲斷。設國民多數之意向合於國家組織之原理。則其

政體必成。共和不然。必成專制。此天演人循之公例。亦古今政治之得失也。試問中國今日多數國民之意。向非昭然若揭乎。故自滇黔風雲捲地。東來而悲。笳數聲。驚醒癡夢。于是取消帝制。再造共和。夫再造云者。由建設而破壞。而重建之。謂也。顧再造之功。豈惟武力而文字亦與焉。斯再造共和新文牘之所以輯乎。編中如康南海梁任公暨倡義諸偉人尺書寸牘。及各種要電。靡不備采。讀之令人喑鳴叱咤。氣壯山河。凡醉心共和者。手持一帙。可作中華最新開國史。讀是爲序。

中華民國五年五月

畢公天序於海上



雲南第一軍總司令蔡鐸



雲南都督唐繼堯



浙江都督呂公望



廣西都督陸榮廷

梁任公肖像



康南海肖像



再造共和新文牘目次

康南海勸袁世凱退位書

梁任公赴美養病之呈報

梁任公在軍中宣告國人書

梁任公致梁士詒書

梁任公致莊思緘書

湯化龍勸告袁氏退位書

張謇致徐世昌書

伍廷芳勸袁世凱退位書

馮國璋與袁項城之電文

馮國璋勸袁退位電文

馮國璋與梁任公書

進步黨領袖孫洪伊泣告北方同鄉父老書

黃克強致海內友人書

國會議員谷鍾秀等致各國公使文

康南海再與袁世凱促退位遠遊書

梁任公辭職後忠告書

梁任公致滇中將士書

梁任公致張一麐書

蔡鐸宣告滇父老書

湯化龍致帝制派王某書

岑西林致龍氏兄弟書

龍覲光勸龍濟光擁護民國書

中央覆電

馮國璋致護國軍諸領袖電

譚人鳳致蔡松坡書

孫洪伊致外交總長陸徵祥書

白逾桓等勸告湖北父老書

李烈鈞致袁世凱書

李烈鈞等致南洋華僑書

蔡錫覆陳宦書

唐繼堯致海外華僑書

李平書致陸徵祥等勸袁退位書

陸榮廷力拒調停電

孫武致段祺瑞迫袁退位書

呂公望童保暄致段芝泉書

馮國璋召集各省將軍赴甯會議電

廿二省旅滬公民唐紹儀等致馮國璋書

蔡松坡覆馮國璋電

雲貴反對帝制檄告全國之露布

雲南唐都督誓師文

雲南政府照會各國公使文

雲南第二軍李總司令之通電

雲南第二軍出發時告滇父老

陳宦致蔡錫書

唐繼堯致北方各師旅團營長書

唐繼堯致國會議員張溥泉書

吳景濂勸告項城去國書

星洲華僑張秋白與袁世凱書

孫武致段芝泉書

呂公望致段祺瑞諫項城退位電

湯薌銘覆馮國璋電

梁任公力持副總統繼任覆馮國璋電

梁任公致段芝泉電

雲南軍政府致各友邦書

雲貴聯合聲罪致討檄

唐繼堯致龍濟光等速同舉義文

李烈鈞致海內外各致友電文

戴戡就任右總司令之電文

四川護國軍劉存厚之露布

陸都督告軍民官吏文

廣東起義共和軍檄文

陸榮廷賀廣東獨立電

陸榮廷告起程來粵電

伍廷芳等請殺蔡乃煌以謝粵人電

雲貴兩粵聯請袁氏退位電

呂公望之通電

呂公望就任浙江都督通電獨立各省文

駐滬國會議員致呂都督函

岑西林就任兩廣都司令之宣言書

推戴梁任公爲都參謀之電文

岑西林梁任公勸告廣東軍隊文

陸榮廷梁啓超討袁世凱檄

廣西勸告袁氏退位文

廣東龍濟光宣告獨立文

梁任公賀廣東獨立電

陸榮廷梁啓超宣告粵軍官之電文

唐少川致美政府電

浙省獨立之通告文

屈映光告別父老書

呂公望通告本省官吏文

龍濟光陸榮廷推戴岑春煊任都司令電

岑西林通告各省就任都司令電

岑西林梁任公通告各省文

護國軍組織軍務院之布告文

再造共和新文牘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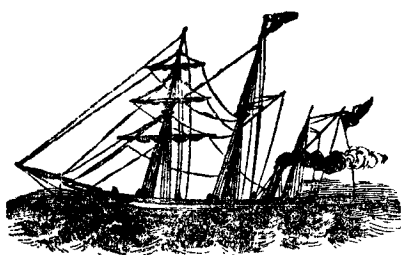
四

軍務院撫軍人員之宣言

陳宦勸袁氏退位電

陝西護國軍總司令陳樹藩宣布獨立通電

孫中山先生之宣言



康南海勸袁世凱退位書

慰庭總統老弟大鑒。兩年來承公篤念故人。禮隆三聘。頻電諮訪。累勞存問。令僕喪畢。必至京師。猥以居廬。莫酬厚意。今當大變。不忍三緘。棟折榱壞。僑將壓焉。心所謂危。不敢不告。惟明公垂察焉。自籌安會發。舉國騷然。吾竊謂今之紛紛者。皆似古國閉關之所爲。皆未聞立國之根本。又未籌對外之情勢者也。夫以今中國之岌岌也。苟能救國而富強之。則爲共和總統可也。用帝制亦可也。吾向以爲共和立憲帝制。皆藥方也。藥方無美惡。以能愈病爲良方。治體無美惡。以能強國爲善治。若公能富強自立。則雖反共和而稱帝。若拿破崙然。國人方望之不暇。若不能自立。則國且危殆。總統亦不能保。復何紛紛焉。自公爲總統以來。政權專制。過於帝者。以共和之國。而可以無國會。無議員。雖德帝不能比焉。威權之盛。可謂極矣。然外蒙西藏萬里割棄。青島戰爭。山東蹂躪。及十五款割後。舉國震驚。至第五項之後。商共憂奴虜。中國之危至矣。人心之怨甚矣。方當歐戰至酣。列強日夜所摩厲者。武事也。忽聞公改行帝制。日夕所籌備者。典禮也。行事太反。內外震駭。遂召五國干涉。一再警告。及遣大使東賀加冕大典。道路傳聞。謂於割第五項。軍政財政警政兵工廠外。尙割吉林全省。及渤海全疆。以易帝位。未知然否。然以堂堂萬里之中國元首。稱帝則稱帝耳。不稱帝則不稱帝耳。雖古晉莽操。然力能自立。安有聽命於人如臣僕者哉。且公即降辱屈身。忍棄中國。祈請外

隣。求稱帝號。若晉之石敬瑭。之於契丹。若梁蕭瑣。之於周。若南唐李煜。之於宋。然強隣必察民意。可以義動。不可以利誘也。今既見拒大使。辱益甚矣。且名爲賀使。必無拒理。今之被拒。益爲鬻國以易帝之證。而國民益怒矣。假令受使結約有效。若法之待安南。如英之待埃及。或要索稱臣。或名歸保護。則全國軍隊長官。必皆派監督顧問。或派駐防之兵。或收財政之權。至是則國實已亡矣。虛留帝號。何能自娛。然公或者以求伸於四萬萬人之上。而甘屈於強國之下。能屈辱爲之。而國民憂亡。必大憤怒。即諸將亦恐懼國亡而怒。不然。亦憂強國之派監軍。或顧問。或易而代之。彼諸將自知權位之不保。必不肯從公爲降虜也。則必斬木揭竿。勝廣徧地矣。幸而見拒。中國尙得爲中國耳。然數月以來。舉國之民。士農工商。販夫豎婦。莫不含憤懷怒。黨人日夕佈謀。將士扼腕痛恨。頃上海鎮守使鄭汝成。已遭劇死。海軍之肇和兵艦。亦已內變。廣東既亂。滇黔獨立。分兵兩道入川。楚破敍攻瀘。遂爭重慶。全川騷騷。宸旒繼矣。湖南大震。武昌長沙兵變。繼告。長江將響應之。蒙古並起。而山西歸化綏遠亦相繼淪陷。陝亂日劇。則拊北京之背。他變將作。外人將認之爲交戰團矣。公以軍隊爲可恃乎。昔者滇黔豈非贊成帝制者哉。而今何若。今聞四川之陳宦。實與滇軍交通。而貴州朝爲助餉。夕即宣布自立。恐各省軍隊皆類此耳。廣西即可見矣。公自問有何德及彼。以何名分範彼。而能使彼聽命盡忠耶。吾聞鄭汝成告人曰。帝制事。吾不以爲然。但無如何耳。鄭汝成者。公

所謂忠臣親臣。贈以破格之侯封者。然乃若此。可以推全國諸將之心矣。公以封號爲能籠諸將之心耶。聞各省諸將受封。多不受賀。或不受稱。而雲南唐任且即起兵焉。且公在清末。亦受侯爵。何能因是感激。而足救清祚哉。若軍既含怒。同是倒戈。於前數年。突厥摩訶末廢帝見之。吾時遊突厥。所親觀者矣。然突厥尙遠。公未之見。辛亥之秋。武昌起兵。不兩月而十四省響應。清室遂遷。夫豈無百萬軍隊哉。而奚爲土崩瓦解也。此公所躬親其役者也。夫以清室三百年之深根固蒂。然人心既變。不能待三月而亡。公爲政僅四年耳。恩澤未能一二下逮也。適當時艱。賦稅日重。聚斂搜括。刮提民脂。有司不善奉行苛暴。無所不至。加比款千萬。五國之巨款二萬萬。四年之間。外債多於前清。國民之負擔日重。然無一興利之事。以鹽爲中國大利而稅之。今全歸之於外。以烟爲中國之大害而禁之。今返賣之於官。近者公債之新法日出。甚至名爲救國儲金。欺誘苦工。而取之以供加冕之用。故兵急財盡。人咸疑交通中國兩銀行虧空。人爭起歎。不信僞幣。其勢將倒。國會既停。選舉既廢。自治局撤。私立參政院。代民立法。則失共和之體。天下豈有號稱共和而無議員者。士怒深矣。加水旱洊臻。盜賊徧野。民無以爲生。民怒甚矣。即無籌安會事。尙恐大變之來。而公之左右諧媚者。欲攀附以取富貴。蔽惑聰聽。日告公者。必謂天下皆已治。已安。人心莫不愛戴。密告長吏。令其妄報僞行。選舉冒稱民意。令公不知。民怒之極深。遂至生今日之大變。漢朱浮曰。凡舉事無爲親

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昔孫權爲曹操勸進。操曰。是兒欲踞吾於爐火之上耳。今諸吏之擁戴公者。十居八九。聞皆迫於不得已。畏懼暗殺。非出誠心。舉朝面從心違。退有後言。或者亦踞公於爐火之上。假此令公傾覆耳。賈誼所謂寢於積薪之上。而火其下。火未及燃。則謂之安。以公之明。且不察焉。且使今日仍如古者閉關之時。則公爲諸將擁戴。如宋藝祖焉。然猶未可。蓋古之稱帝者。固由力取。不必有德。然必積久堅固。而後爲之。然以曹孟德手定天下之雄。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高歡。高澄。有世濟其美之才。皆爲政數十年。舉國臣民爲其卵育。然尙徘徊逡巡。不敢遽加帝號。五代諸主。旦夕稱帝。即歲月不保。然此皆閉關之世。若如石敬瑭者。藉外力而立。亦即爲外虜而亡矣。夫共和非必善。而宜於中國也。然公爲手造共和之人。自兩次即總統位。宣布約法。信誓旦旦。渙汗大號。皆曰。吾力保共和。誓不爲帝。於袁治平之請爲帝。於宋育仁之言復辟。則皆以法嚴治之。中外之人。耳熟能詳。至於今日。翻其反而。此外人因以大疑。而國民莫不反唇者也。徧考地球。古今萬國之共和國。自拿破崙叔姪外。未有總統而敢改爲帝者。美洲爲共和國者。凡二十日。尋干戈矣。然皆爭總統耳。未有欲爲帝者。更未有爭爲帝者也。中世意大利。及德國諸市府之總統。未有敢爲王者。即羅馬之奧古士多。威定全國。實行帝權。亦兼用諸官職號。未敢用帝王之稱。後世襲用。愷撒奧古士多者。以前代總統之名。爲元首之號。行之三百年。至君士坦丁遷都海峽。避去元老

院之議。然後愷撒之號。傳於後世。今乃爲王者之稱。即今德奧尊號是也。愷撒爲羅馬總統。有手平法國。強安羅馬之豐功。有人進王者之月桂冠者。愷撒試戴之。其義兒勃尼斯。即手弑之。近者墨總統爹亞士。手平墨亂。七任總統。置二百年之墨亂於泰山之安。飾以歐美之治。其文治武功。歐美人莫不推爲近今第一。吾遊墨時。曾以殊禮待我。雖號爲專制。然尙未廢國會也。更未敢稱帝號也。然第八任總統遲不退讓。遂使馬爹羅振臂一呼。爹亞士遂夜出走。以其百戰之雄。搏戰之餘。僅以身免。易曰。元龍有悔。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故也。嚮使愷撒爹亞士知元龍之禍。識退讓之機。則身名俱泰。照耀天壤。惜其聰明才武。而忍俊不禁。貪而不止。遂至身死名裂。一至於此。況才望功德。遠不及愷撒爹亞士。而所求過於爹亞士者哉。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已辱已殆矣。尙冒進不止。昔人所謂鐘鳴漏盡。行不休。日暮途遠。倒行逆施。則不止辱殆而已。必如愷撒而後已。求如爹亞士之能逃出。不可得矣。以公之明。何不思之。且今公之心腹親舊。宰相若徐世昌。唐紹儀。大將若段祺瑞。親舊若張謇。費樹蔭。皆紛紛遠引。其他黎元洪。熊希齡。趙爾巽。李經羲。周樹模。孫寶琦。汪大燮。羅文幹。馬昶湯。化龍。梁啟超。韓國鈞。俞明震等。紛紛掛冠。其餘羣僚尙不足計也。朝宇皆空。槐棘無人。即強留率迫一二人。或畏死復來。然人心大可見矣。今所餘在公左右一二謀議者。皆負罪畏死。懷抱異心。其餘皆庸佞之徒。只供奔走而已。以此之人心。以此之人才。當承

平繼統之時。猶不能支。而謂可當內訌外拒中外大變之世乎。昔公之練兵小站也。僕預推轂焉。今公用以威定天下。恃小站時心。賁諸將。徧布中外也。然忠貞若王士珍。自辛亥玉步之後。即已拂衣高蹈。今雖強率而出。聞其在陸軍部上奏。於臣字必加塗抹。實與張勳之強勁同焉。雖受恩私室。然實心清朝者也。其沈毅若段祺瑞。以公之設模範團而奪其兵柄也。乃自疑而辭去。近者頻遭刺客。日欲出亡。若蔡錫兼資文武。舉滇來歸。而久投閑散。近且居宅無端被搜。因以恐懼。遠走舉兵。故公之心腹舊將。皆有自危之心。即有倒戈之志。蓋以趙秉鈞之忠而鳩死。以尹昌衡之壯而久囚。以黎元洪之公而久幽。若馮國璋。張勳。陳宦。湯壽潛。朱瑞。龍濟光。陸榮廷。皆公之股肱。藉以坐鎮南方者。乃聞宵小作間諜者。以造言生事。爲希榮邀功計。謂諸將互相聯合。各有異志。果遂頻調重兵南下以防之。或日遣刺客以殺之。致令諸將信而被疑。忠而見謗。即今張作霖。張紹曾。亦有嫌疑。則必鑒於趙秉鈞。段祺瑞。尹昌衡之危迫。益生攜貳耳。今各省諸將。暫爲公用者。或有奉陝豫徼耳。然師旅之長。亦難一心。然則誰非蔡錫。唐繼堯。劉顯世。任可澄者。但觀望待時耳。且夫各省將軍師長。率多段馮張王四人部下。咸受卵翼於諸帥。而未有隸於公。其與明公恩義本淺。今主帥見猜。則部將生疑。咸恐不保。令之遠征。諸將即不倒戈。誰肯爲公出死力者。且公戎旅有幾。不以遣征西南。則以防衛西北。所餘軍隊。不過三數千衆。保衛都畿。萬難他遣。則何以持久。萬一有變更。

以何師勦之。頃聞模範團拱衛軍有變。誅戮無數。夫模範團拱衛軍。公之心腹干城也。然猶如此。則心腹難作。防不勝防。若各省內外聯合。公更何以爲計。辛亥之禍。魚爛瓦解。可爲殷鑒。竊爲公危之。近有新華宮內變。益令駭聳。以明公之族人。親臣之愛子。警長之要官。且猶如此。袁英及公之二十年舊僕勾克明。亦咸思剗刃於公。其他內史爲公侍從近臣。亦多有同謀者。然則公之近臣親臣若此者。正不知凡幾。皆包藏禍心。旦夕伺發。互相交通。密相容匿。公宵夕寢處。何以爲安。朝夕饗餐。何以爲食。門庭侍衛。左右僕役。何以爲用。朝覲召對。引見臣僚。何以爲信。天怒人怨。衆叛親離。至此公自思之。應亦爲骨變心驚。毛髮聳豎。無一刻得安者矣。昔王莽之末。親若王涉。國師若劉歆。宰相若董忠。皆謀殺之。且以宋文帝之明。而死於元兇劭之親。以明穆宗之正。而喪於韓金蓮之手。他若董卓死於呂布。王世充死於宇文化及。仇讎起於閨閤。猛獸發於輦轂。枯木朽株。盡爲難矣。公雖若王莽之憂不能食。李林甫之夜必移床。何以防之。昔宰相楊再思。謂一日作天子。死可無憾。果以叛誅。昔人謂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以匕首搯其胸。雖愚夫不爲也。今天下洶洶民生流血。百業停廢。皆爲公一人耳。南望川楚。慘痛何極。夫公奄宅天下四年矣。至今薄海驛騷。乃欲望統一於內國。憤起外警迭來之時。平定於銀行將倒內外將變之後。必無是理矣。故欲有所望。則必無可望也。常人仕官至出將入相。亦終有歸老之時。假令公四年前汗病。不幸溘逝。已極人生之